

激进土著主义。他从安第斯山区的遗址古迹中找寻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诸多文化的共通之处,强调印第安人重视农耕劳动的传统和集体主义精神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他分析印第安人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历史根源,提出改变土著族群边缘化地位的思想主张。巴尔卡塞尔对民族问题的深刻思考促使他采取行动措施,其对本土文化的挖掘、保护和发扬塑造了民族认同,这对夯实现代秘鲁民族国家的根基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235)

成为阿根廷人:阿根廷移民与社会整合政策

袁梦琪

当今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以民族国家的形态存在,几乎都遇到过“多族化”的问题,面临着国家建设和认同政治建设的问题,拉美国家尤其如此。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①回看拉美国家的发展历史,西属美洲在19世纪初期陆续爆发独立战争,4个总督辖区突然分裂成了18个独立的共和国,^②这些拉美共和国突然面临如何在统一疆域中管理多个族裔群体的问题。这些共和国需要在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中,去建构民族认同,实现社会整合。在全球化的推动下,移民重新成为众多国家关注的话题,移民对于社会业已形成的秩序与阶级带来不同的影响,同时对重塑国家性也具有进步含义。在众多的拉美国家中,阿根廷较好地完成了对不同移民的吸纳,实现“合众为一”的阿根廷民族的概念深化。笔者将从阿根廷对移民问题的历史做法入手,以期展现“成为阿根廷人”的独特历史过程。

一 阿根廷人:从船上来的人

在政治学的定义中,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是“有两种不同的结构和原则的融合,一种是政治的和领土的,另一种是历史的和文化的”。^③一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一种把民族社会从政治上统一起来,形成民族国家这种联合体的特殊结构。……在一定地域上居住的民族,提供了地域空间和人类物质生活的条件,而国家在这个地域空间和人类生活之上,打上了自己的戳印”。^④对于1776到1838年之间出现在西半球的这些独立拉美国家,学界都将其归入民族国家的范畴。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论述,这些政治实体全都自觉地将自己界定为民族(Nation)。它是“一种名义上的人类共同体;有着共同的历史传统和同一大众文化的神话,据有一块领土,所有成员都有劳动分工和法定权利”。^⑤所以,可以将阿根廷看作民族国家,阿根廷民族也是一个存在的实体。

阿根廷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拉美属于先锋队伍,民族觉醒情绪在斗争中逐渐强烈并最终形成。同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该国民族认同是在独立战争之后形成的。阿根廷共和国的人民分享着同样的领土,行使着相同的公民权,所以随着国家建构(state building)的逐步完善,阿根廷的民族认同

①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② Nicolas Shumway, *The Invention of Argent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4.

③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0页。

④ Ernest Barker,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55.

⑤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⑥ 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490页。

也在逐步发展。“阿根廷”这一名字的不断演化就反映了从殖民地到国家的过程,从帝国疆域到民族的过程。^① 阿根廷人这个概念是克里奥尔人和欧陆半岛人在与英国侵略者相抗衡时形成的,他们在共同的对外抗争中找到了属于自身民族的认同。在 19 世纪中叶,国际移民逐渐来到阿根廷,并成为构建阿根廷民族主体的重要贡献者。阿根廷 1869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12.1% 的人口为移民,在 1914 年达到了 29.9%,^② 占据了阿根廷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阿根廷人被认为是“从船上上来的人”(todos descendemos de los barcos),该国各个移民群体至今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保存、发展着母国的文化,但是“‘成为阿根廷人’被所有人毫无异议地接受,这是一个混杂着不同身份的统一认同”。^③ 作为一个多种文化交融的现代国家,阿根廷的民族国家身份是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之后,经历内战冲突才逐渐形成的,^④ 此后随着不同移民的到来,民族主义的内涵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 移民和重塑的民族性

在 1812—1874 年间,欧陆移民大量涌入阿根廷,此时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聚集了许多的欧陆人口,此后移民还开发了阿根廷的沿海和内陆地区。^⑤ 19 世纪中叶,欧洲移民已经在阿根廷内陆落地生根,1830 年开始有苏格兰移民在布省的查科穆斯(Chascomús)定居,1856 年大量的瑞士移民决定在圣菲省(Santa Fe)落脚,1866 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威尔士移民选择了气候与祖国相似的巴塔哥尼亚高原。这些欧洲移民既开发了阿根廷的内陆,又满足了领导人希望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从而构建阿根廷共和国的目标。

面对这些新现象,阿根廷在 1853 年制定的宪法开篇就声明“阿根廷……向世界上所有希望到阿根廷定居的人们敞开大门”。^⑥ 并且规定但凡在阿根廷国土上居住满两年的人就可以获得阿根廷的公民权,这一条例到现在依旧适用。1853 年宪法第 14 条法例和第 16 条法例分别规定“所有在阿根廷的居民都有同等的工作、经商、学习、自由言论和自由进出阿根廷的权利;”^⑦ “阿根廷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论出身不论种族,这也是税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⑧ 凡是有意愿来到阿根廷的居住者,都可以成为阿根廷的公民。对于阿根廷立宪者们来说,参与构建阿根廷的都是天然的阿根

① 阿根廷(Argentina)这个名字保留了与银的联系,因为它来自拉丁语中的 argentum,即银的意思,在马丁·德尔巴尔科·森特内拉(Martín del Barco Centenera)1602 年的一首诗中得到推广,阿根廷一词成为诗歌使用中 rioplatense(Río de la Plata)的强制性替代词。该词在阿根廷前总统文森特·洛佩兹-普拉内斯(Vicente López y Planes)的新古典主义诗歌中获得了永久的爱国词语地位。后来,在由他作词的阿根廷国歌(Himno Nacional Argentino)中,阿根廷这个词获得了官方地位,尽管直到 1826 年的宪法中,即阿根廷反抗西班牙的 16 年后,“阿根廷共和国”(República Argentina)才真正成为国家的正式名称。Nicolas Shumway, *The Invention of Argentina*, p. 7.

② 其中 1869 年移民占比为 12.1%,1895 年为 25.2%,1914 年为 29.9%,1947 年为 15.3%,1960 年为 13.0%,1970 年为 9.5%,1980 年为 6.8%,1991 年为 5.0%,2001 年为 4.2%,2010 年为 4.5%。数据来源为:Población nacida en el extranjero según origen limítrofe o no limítrofe Censos Nacionales 1869—2010, <http://www.migraciones.gov.ar/pdf/estadisticas/Censos.pdf>,访问时间:2023 年 6 月 25 日。

③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Culto de Argentina, *Los Inmigrantes en la Construcción de la Argentina*, 2016, p. 51.

④ 阿根廷虽然是一个多元的移民国家,但是种族并没有成为阿根廷社会的首要问题,笔者归纳认为,对于非洲裔移民,一方面在法理上,阿根廷在 1853 年的宪法中曾写明阿根廷没有奴隶制,同时经济上阿根廷没有形成类似巴西的大规模种植园产业,对于奴隶的需求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另一方面在社会关系上,殖民时期阿根廷少量拥有非洲奴隶的庄园主对待奴隶的态度更为友好,并帮助他们与本地混血人组成婚姻家庭。对于土著印第安人,因为战争或早期驱逐的缘故,这一问题在近现代阿根廷大部分地区比较少见,但是土著人社区管理与共存问题在阿根廷边境省份仍是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见 *Constitución de La Confederación Argentina* (1 de Mayo de 1853) 和 Jonathan C. Brown, *A Brief History of Argentina*, Facts on File Inc, 2010。

⑤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在 1590 年初期大约有 400 人的固定人口和 1 400 人的流动人口,半个世纪之后,固定人口的数量就增长到了 5 000 人;在 1778 年时这一数值达到了 15 000 人,1810 年增长到 40 000 人。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Culto de Argentina, *Los Inmigrantes en la Construcción de la Argentina*, 2016, pp. 14—16.

⑥ Constitución de La Confederación Argentina (1 de Mayo de 1853).

⑦ Constitución de La Confederación Argentina (1 de Mayo de 1853).

⑧ Constitución de La Confederación Argentina (1 de Mayo de 1853).

廷人。早期阿根廷民族主义被认为是一个政治概念:阿根廷公民应该有对自由的热爱,有对平等的追求,他们忠诚于阿根廷国家。^① 阿根廷人之所以成为阿根廷人,不在于他们出生、生活在这块土地,更根本的是阿根廷宪法使得阿根廷人成为一个政治的共同体。

在 1876—1930 年间,阿根廷政府一直努力尝试建立一个适当的法律框架,以吸引和引导该国非常需要的移民。1876 年颁布的《第 817 号移民与殖民法令》提到创建阿根廷的移民总局并规定其职能和权力还有相关活动,这一移民法令还提到政府会在各省的首府和港口设立移民委员会,专门向移民总局报告入境人员的相关数据。同时,该法令规定阿根廷会在移民到达阿根廷时提供免费的食物和住所,还会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并且会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内陆火车将他们送到最终的目的地,这对于帮助移民在阿根廷定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② 同样,因为政府采取措施在博卡区(La Boca)的码头建立了安置服务站,更进一步地便利了移民到来之后办理相应手续。到 1912 年,码头上有超过 50 家职业介绍所,每年大约安置 17 万名工人。^③ 历史学家卡尔·索尔伯格(Carl Solberg)曾指出,“阿根廷吸引外来移民的关键在于政府开放的政策,直到 1930 年都对移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④

在 20 世纪 40—80 年代,阿根廷的移民政策反映出了移民在经济建设和民族建构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庇隆政府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人口被认为是财富的来源,并且计划提出向农村和农业地区输送移民,同时向工业城市输送技术劳动力。在其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人口变量被称为“人力资本”,可以带来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双重效益,更多的人口可以更好地实现高政治统合局面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但此时的移民政策的实际操作不再如宪法中所写的那样可以“完全自由”地进入,而是变得更有选择性。官方或私人出台的移民“垦殖”计划,会根据移民的种族、意识形态、道德、专业、智力、经济和身体特征来选择移民,^⑤ 最终的目的是使移民能更好地将自己的劳动要素在阿根廷转化为生产力。在 1957 和 1958 年,阿根廷政府相继修改移民法,首先批准成立一个移民垦殖计划的部级委员会,后来又批准成立国家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收购土地的权力,^⑥ 为之后的移民垦殖计划提供落地的条件。此外,第 10790/58 号法令认为移民是实施全面发展政策所需要的劳动力来源,这一假设决定了移民目标不仅需要与农业活动相适应,而且需要与工业和采矿活动的目标相协调。因此,政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移民咨询委员会,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从专业、地点和数量上确定国内的劳动力需求,以及从农业、工业和采矿业的角度来协调和引导移民”。^⑦ 在军政府时期移民政策的重心有所转移,更多采取限制融合的态度,1981 年的第 22439 号法令显示军政府有意吸引更多的欧陆移民,但是对于邻近国家的人民则保持了一种审慎的态度。^⑧

2004 年,阿根廷颁布第 25871 号法令,提出要稳固对南方共同市场(南共市)成员国的移民政策,恢复对移民的接纳态度,不论是区域性的还是国际性的。此时阿根廷的移民政策再度恢复到全面开放的状态,也使周边国家的移民大量地进入阿根廷,并产生了一波新的移民潮。这波移民潮与 19 世纪初不同,大多数移民来自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等毗邻国家,仅 2008 年获得永居权的南共

① Jorge Myers, “Language,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Argentine Identity, 1840—1880,” in Don H. Doyle and Marco Antonio Pamplone eds., *Nationalism in the New World*,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e Press, 2006, pp. 117—142.

② Fernando J. Devoto, “Argentine migration policy and movements of the European population (1876—1925),” *Estudios Migratorios Latinoamericanos*, 1989, Vol. 4, no. 11, pp. 135—158.

③ Samuel L. Baily, *Immigrants in the Lands of Promise: Italians in Buenos Aires and New York City: 1870—1914*,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9—101.

④ Carl E. Solberg, “Peopling the Prairies and the Pampas: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Argentine and Canadian Agrarian Development, 1880—1930,”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24, no. 2, 1982, p. 135.

⑤ Susana Novick, *Migración y Políticas en Argentina, Tres Leyes para un País Extenso (1876—2004)*, Buenos Aires: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Gino Germani, 2005, p. 11.

⑥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Culto de Argentina, *Los Inmigrantes en la Construcción de la Argentina*, 2016, p. 149.

⑦ Beatriz Toutoundjian. “Políticas de Inmigración en la Argentina,” *Revista FIDE Coyuntura y Desarrollo*, no 42, 1982.

⑧ Ley N° 22.439, Buenos Aires (23 de marzo de 1981).

市移民就达到 46 665 人。^① 两年后阿根廷政府还推出了“大祖国计划”(Patria Grande), 希望能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让移民更好地融入阿根廷社会。在这些历史政策的多重影响下, 阿根廷的民族主义始终处于流变的状态, 其民族性也在不断地被重塑。

三 社会整合与流变的民族主义

阿根廷对国际移民采用了不同的社会整合政策, 能让移民平等和充分参与社会生活, 最终使得尚未归化和已经入籍的移民都能产生民族认同, 建立相同的历史记忆。^②

在新兴的民族国家中, 政治纽带的包容性使得各种起源的人都可以被吸纳, 他们同属于一个地域, 享有一定的公民权。阿根廷在 1853 年制定的宪法中明确表明在该国连续居住满两年的人即可申请永居, 获得省级及以下的选举和被选举权。移民需要展示对国家的忠诚, 同时也分享国家赋予公民的权利。^③ 如菲利克斯·格罗斯(Feliks Gross)所说:“公民权在这里创造了一种新的认同, 一种与族属意识、族籍身份分离的政治认同……它提供了一种将种族上的亲族认同(文化民族)与和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国家民族)相分离的方法, 一种把政治认同从亲族关系转向政治地域关系的途径。”^④ 因为宪法对政治基本权利的保障, 外来移民能够迅速地被带入阿根廷的政治文化中, 他们不论分属何种族裔, 并不影响他们参与政治生活, 探讨与个人权益相关的一切政治问题。自 2016 年以来, “政治和选举改革总局”还实施了“你在首都投票”(En la Ciudad, Votás)的方案, 旨在通过设立咨询站与生活的首都的移民群体进行交流, 同时提供政治培训空间, 从而提高移民群体对投票权的认知并鼓励他们参与政治生活, 继而培养他们对阿根廷的政治认同。^⑤ 政治认同将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个人和集团凝聚起来, 成为种族多元国家赖以构成的基石。

在社会保障领域, 阿根廷政府一直重视扩大对移民的保护力度, 赋予新移民与阿根廷公民同等权益。根据第 25871 号移民法第 6 条法例, 在所有的行政辖区内移民们都享有与阿根廷本国人一样的社保、教育、就业等权利。^⑥ 第 8 条法例还写明了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否认或是剥夺移民们享受医疗资源的权力, 卫生当局还应该认真对待移民的咨询和解决他们的困难。^⑦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也可以和阿根廷本国人一样可享受免费的公立教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在 18—65 岁的人群中阿根廷本国人与外国人完成小学教育(22.49%; 25.96%), 中学教育(20.97%; 23.85%)和大学教育(16.85%; 12.25%)的比例分别为 60.31% 和 62.06%。这表明有大量的外国人, 尤其是毗邻国家的学生前往阿根廷求学, 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医学院甚至被形容为近乎是半个秘鲁人的学院。^⑧ 这些保护措施为移民在阿根廷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也让移民们感受到“被接纳”的社会氛围。这些公平且优待的社会保障措施在很大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收买人心”的效果, 同时这些便利的社会条件反过来还可以增长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在文化融合方面, 阿根廷政府既在宪法中表达了对不同种族的平等态度, 也强调阿根廷文化是世界众多文化中的一部分, 彼此不分高低优劣, 只是种类不同, 多元共存, 各美其美。外来移民的归

① Programa Nacional de Normalización Documentaria Migratoria, Informe Estadístico, 2010, 8.

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 199 页。

③ Andreas Wimmer and Nina Glick Schiller.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Study of Migratio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7, no. 3, 2003, pp. 576—610.

④ 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 页。

⑤ <https://buenosaires.gob.ar/gobierno/noticias/dia-del-inmigrante-que-se-celebra-el-4-de-septiembre#:~:text=El%20D%C3%ADa%20del%20Inmigrante%20se,en%20esa%20fecha%20de%201812>, 访问时间:2023 年 6 月 25 日。

⑥ Ley N° 25.871, Buenos Aires (21 de enero de 2004).

⑦ Ley N° 25.871, Buenos Aires (21 de enero de 2004).

⑧ 西班牙语为 la facultad media peruana。访谈人:袁梦琪,访谈对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院、医学院的部分学生,对学院的这一形容来自多次访谈中的谈话内容的总结。

化,只是公民身份的变更,并不构成文化之间的冲突。^①在1917年阿根廷政府就将每年的10月12日设为“哥伦布日”(Día de la raza),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同时还有庆祝西属美洲多元文化遗产的含义。在阿根廷首都,自1949年开始,每年的9月4日都是“移民日”(Día del Inmigrante),为纪念1812年首批移民们的到来,同时倡导所有在阿根廷领土上定居的不同国家的个人和家庭保护原属的文化。因此每年的这一天,阿根廷国会前的五月大道上都会有大型集会,每个国家的移民们都会分享各自的美食、运动和生活文化。这种平等相待的态度,也使得阿根廷民族能够较好地吸纳移民文化和丰富本民族的内涵。

余 论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的民族主义既得到了加强,也有不少削弱,国家特性开始模糊,民族特色略有消散。可以说现代国家的民族特性危机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现象:“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为‘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寻求特性’。”^②拉丁美洲各个国家均有其特性,在对待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阿根廷尤为突出。现在阿根廷本国面临着经济和债务危机,国内的社会问题不断,人们对阿根廷本国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出现了此前未有的危机,对阿根廷民族的认同降到一个最低限值,许多民众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来远离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③

前面提到过,阿根廷政府在移民问题上,主要是采取一种积极吸纳与融合的方式,在独立的初期鼓励移民去内陆定居与垦殖,在近现代则是将移民群体转化为新的政治基础,来维护民族国家的合法性。阿根廷政府在教育、就业、医疗和文化领域采取了切实行动,为移民及其子女提供了相当大的保障。笔者认为,在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中,阿根廷政府较好地将民族主义、民族尊严和政治认同合为一体,形成强有力的凝聚民族认同的情感符号和话语体系,这一做法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社会整合的模板。

(作者简介:袁梦琪,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100084)

(责任编辑:梁 辰)

① 高全喜:《移民、归化与宪法——论美国移民法中的“归化”问题》,《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

②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③ 大部分阿根廷人拥有意大利、西班牙或其他欧洲国家的血统,都可以通过血缘关系认证获得欧洲国家的护照,因此许多阿根廷的年轻人前往欧洲国家学习或工作,逃离每况愈下的阿根廷。